



辛亥首義史書的扛鼎之作

——評《辛亥首義史》

胡俊修

辛亥革命，百年已逝。作為中華民國的開國故事和近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有關辛亥首義史的記述幾與首義歷史一樣久遠豐富。辛亥首義的宏大敘事雖基本定格，然其歷史意義的深度開掘，歷史合力的廣度揭示，尚在偕時演進；至於種種微觀問題的考釋，更無法窮盡。馮天瑜、張篤勤二先生的新著《辛亥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因其宏闊理論視野與微觀歷史敘事的完美耦合，而放射出特有的光輝。該書至少具有五個鮮明的特色。

第一，以宏闊的理論視野觀照辛亥革命，考析緣起及動力，將其定位為“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該書洋洋洒洒 60 萬言，卻避免了敘事的瑣碎而立意高遠，在三個方面力陳新意。

其一，運用長時段理論探討辛亥首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與或然性。武昌起義事發倉促，不僅全國性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遠在現場之外，地方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的首腦也或避、或傷、或亡、或在逃，事變由名不見經傳的下層人物臨場隨機啟動，帶有很大的“猝發”性質。然而，偶然寓於必然之中。著者自覺以法國年鑑學派歷史研究的“長時段”視角為觀照，超越了傳統史學注目於“個體時間”和傾力於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動、軍事征戰等“短時段”事變的局限，既細緻入微地梳理 1911—1912 年間發生的“短時段”劇變，又用心追究其背後的社会結構造成的久遠影響，考察 19 世紀 60 年代漢口“開埠”以來，尤其是張之洞總督兩湖、主持“湖北新政”以來 20 年間的社會變動，從而在既宏闊又精微的歷史視野下，辨析辛亥首義的啟承轉合，揭示了“長時段”社會變化對“短時段”革命的奠基作用。

其二，以歷史合力論考析革命派、立憲派、清廷漢官在辛亥革命醞釀、爆發、演化中的作用。恩格斯認為，歷史的發展不是由一種力量推動的單向、直線式進程，而是由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辛亥首義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劃時代歷史事變，正是由“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該書以合力論理論為出發點，未把辛亥革命僅僅歸結為革命黨人的活動結果，而是鮮明指出這場革命的動因深深植根於晚清數十年間近代文明建設的積淀之中，晚清各種變革力量共同組成的“合力”，造就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因而，除詳論革命派的組織活動、宣傳活動與起義實踐外，該書還論述了立憲派、從清朝離析出來的漢官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各種活動及其對中國政局走勢所發生的重大影響。作為武昌起義直接先導的保路風潮，即由立憲派發動，他們在辛亥首義前的活動，理當進入辛亥首義史的視野。記述以往史書鮮有論及的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人稱“民國產婆”的趙昌夙及其密友莊蘊寬等江蘇常州系人士的活動又是一例，因為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从武汉转移到沪宁虽是全国大势所趋,但与此系人等台前幕后的纵横捭阖不无关系。

其三,首次提出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辛亥首义有别于之前的历次反清暴动,此前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屡起屡蹶”,而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燎原之势。辛亥首义又有别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它们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故而,辛亥首义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第二,以微观历史叙事相贯穿,重考据而推陈出新。该书立意恢弘,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合情入理的理论诠释,然绝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微观叙事贯穿始终。于钩沉史料间,著者不厌其烦而别出心裁地勾画出1911年10月10日夜及11日上午黎元洪路线图,强化了历史书写的可信度,也为当下盛行的微观历史叙事立下标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翔实的史料考据辨析基础上,著者驳斥了有关几成定论的陈见,推出新说。关于辛亥首义的种种微观问题的考释无法穷尽,不仅首义参加者各持其说,研究者的论列也异彩纷呈,无疑为著述取舍平添了难度。对于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及一系列切关宏旨的细节,该书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例如,著者通过精密考证,提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熊秉坤,而是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前者是发难的重要组织者但未打响第一枪,考辨令人信服。再如,关于黎元洪被勉强拉来充任起义政权首脑,长期流传“床下都督”的故事。冯天瑜先生经多年考析,以为此说似是而非。“似是”,指其说与黎氏当时行为倾向基本吻合;“而非”,指黎氏被从床下拖出,并无直接材料证实,不可确信,可谓合情合理,入木三分。

第三,图文并茂,论述引人入胜。著者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并精心选附700余幅历史图片,不少图片属首见、罕见,文图互证,历史的鲜活性跃然纸上,而且历史书写跌宕起伏,文采飞扬。导言开篇即仿佛把人拉到历史的现场,扣人心弦,并以“人们怀着或惶恐、或期待的心情,意识到时下正逼近一个历史临界点,即将出现惊天爆发”的悬语引入正文,而且类似的悬念穿插在每章叙事之中,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呈现出一个优秀的史实讲述者的风范。大约在10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曾经俏皮地挑衅中国人:“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该书强有力地证实了不仅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而且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相当精彩的。

第四,饱蘸生命激情写作,阐理中肯透辟。治史之常见乃史家当摈弃个人立场与主观感情,尽可能以他者立场保持价值中立,力求客观公正。换言之,著史忌讳个人意愿戕害历史书写之公允。新著做到了这一点,并同时呈现出另一种精彩。由于生长在辛亥志士云集的街巷和少时的耳濡目染,著者充满对志士壮举与辛亥首义的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因而字里行间充满悸动、期待、扼腕、惊喜与讴歌之情,更以“辛亥首义精神不朽——推翻专制帝制的革命精神不朽,开创共和宪政的建设精神不朽!”的豪情之语封笔,但这却丝毫不损其求真的治史追求。饱含生命激情写作,而论述格外中肯透辟,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五,布局谋篇匠心独运。每章开篇皆以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居正、熊十力、黄侃或《大江报》、《时报》、《伦敦泰晤士报》这些亲历、亲见辛亥首义之名人或名报的经典话语作导读,别开生面,引人遐思。导言和结论部分遥相呼应,浑然一体。书后附录辛亥首义大事年表,自1858年至1913年,供读者从梗概上把握历史的纵深与来龙去脉。

受篇幅所限,该书割舍了大量历史图片,某些历史细节尚来不及完全展开,是为遗憾。然仅以以上五方面成就论,《辛亥首义史》无疑将成为辛亥首义历史记述中的杠鼎力作。

■作者简介:胡俊修,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湖北 宜昌 443002。

■责任编辑:桂 莉